

「美」林哲

商场情人

北京

47.5  
596



# 商场情人

「美」林哲

LOVERS IN THE BUSINESS CIRCLE

林 哲

---

商 场 情 人

---

北 京 出 版 社

---

(京)新登字 2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场情人/林哲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8

ISBN 7-200-02108-3/I.241

I.商…

I.林…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②言情小说-中国-现代

Ⅳ.I247.5

商 场 情 人

SHANG CHANG QING REN

林 哲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75000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7.30元



장영

## 第一章

---

林梅很清楚这个啼哭的女婴就是她自己，只是无力从梦魇中挣脱。

古城阴暗潮湿的背景，没有阳光、月光和灯光，婴儿痛苦、饥渴的表情清晰可见。襁褓在**地上**，四周人头攒动。

一张张熟悉的、陌生的**脸。**

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她的**父亲或母亲。**

一双手伸向襁褓。

他或她是谁？将带给婴儿**什么样的命运。**

扯开蒙在脸上的长风衣，猛地睁开眼睛。

波音七四七在空中平稳地飞行，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一切。

机舱里的投影电视正在放映一部香港言情片，一对妙龄男女在风雨中追逐。

林梅闭上眼睛，又将风衣蒙在头上，她从来不看言情

片，想到爱就要流泪。

她品味着刚才的梦境，数不清这个梦境出现过多少次，在她知道自己曾经是弃婴之前就做过类似的梦。记得那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有一回她在餐桌上漫不经心地说这个梦，霎时间外公外婆和妈妈全都哑然失色。

“小梅，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外婆问。

“没有啊，真的是梦。”

几双目光在林梅头顶上梭巡，气氛神秘极了。

冥冥之中，人的意志之外一定存在着主宰一切的意志，林梅三十年来的命运印证着这个意志的存在。

她不相信来生来世阴曹地府之说，却对宿命有着神秘的敬畏。

飞机离开旧金山机场已经将近十个小时了，平静的生活，~~平静被彻底打碎了~~，打碎了，凌乱极了，恍恍惚惚间她一次次怀疑这会是真实的旅程——离开中国大陆十五年之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

#### 命中注定

刚刚过了三岁生日，那天傍晚下班路上突然记起自己的生日，带着几分玩味几分苦涩的心情，驾车到购物中心买一盒生日蛋糕。回到家中，点蜡烛吹蜡烛，在黑暗中呆坐许久。十五年了，美国仍然是陌生的异乡，茫茫人海没有人知道她的生日。当然，皮特·王依然父兄般关心呵护着她，可她从来没有告诉他哪一天是她的生日，守护着这个秘密仿佛是为了期待什么。

宁静的加州南湾，空旷的大房子，安详的黑暗，林梅

只觉得遥远而神秘的地方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声音在呼唤她，她似乎意识到命运将发生波动。这种意识是那么含混又那么强烈。

第二天早晨她依然匆匆地上路，在浓雾中驾车，在塞车的空当儿描眉毛涂口红。一切都寻常极了。

她刚刚走进工作室，电话铃响起来，总裁办公室秘书通知她老板有请。

林梅放下电话不禁思忖道：老板一上班就急于见我，不知他又碰上了什么棘手的问题。两年来这家以老板斯蒂芬的名字命名的公司一直不景气，陆陆续续在裁员。林梅的位置从来没有被动摇过。她在斯蒂芬公司工作十年了，十年来公司几起几落，她始终是公司的中坚分子。

当林梅来到总裁办公室的外间，浓妆艳抹的女秘书笑吟吟地说：“老板在等你，你需要中国茶还是咖啡？”

“茶。”

斯蒂芬迫不及待地亲自从里屋迎出来：“林，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请，请。”

斯蒂芬大大的蓝眼睛透出热切的目光，林梅有些茫然。她曾随斯蒂芬去东部出差，足足一个星期没有讲过一句工作之外的话。林梅始终认为老板是一个傲慢的、有着纯种白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人。十年来她在他手下不卑不亢，勤奋工作，她的一项技术发明，使产品成本大大降低，因而从一个不起眼的东方女人一跃成为公司里的高级主管。

斯蒂芬开始讲公司目前的困境，讲美国以及欧洲突

飞猛进的通讯业，公司产品面临全面淘汰的危险境地。

林梅的心里突然闪现了一片不祥的阴影，她正视老板的目光说：

“你是不是准备让我去领失业救济？”

“NO！”斯蒂芬从松软的皮沙发上弹了起来，“我需要你，斯蒂芬公司需要你！”

斯蒂芬拿出一份文件丢在林梅眼前，“你先看，然后我们再谈。”

《中国市场预测》——雷蒙公司的文件。

雷蒙公司一直是斯蒂芬公司的死对头，老板雷蒙曾是斯蒂芬在哈佛的同学，又一同在一家大公司共事过。十多年前他们先后撤出来自己当老板，两家公司竞争十分激烈，互相盯住对方，互相展开经济“间谍战”。雷蒙曾亲自打电话到林梅的家里邀请她为他工作。这份文件无疑是“间谍战”的战果。

林梅明白斯蒂芬的意图了，她脸色凛然，语气坚决地说：“NO。”

“为什么？”斯蒂芬夸张地耸耸肩膀张开双臂。

林梅不能自己地激动起来，“NO！”

十五年前凄风苦雨中离开中国她已经根绝了今生今世再回去的念头。

“为什么？”斯蒂芬面对林梅的激动只觉得不可思议。

林梅望着老板，心想：你这个纯种白人不会理解我的。

“为什么，林？全公司除了装配工大多数是中国人外，



你是唯一作为高级主管的中国人……”

“你不了解我。”

“是的，我不了解，请你告诉我。”

“你不会了解，因为你不是中国人。”

“所以我请你。”

林梅低下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给我三天时间考虑。”

斯蒂芬沉吟片刻，“OK。”

一整天，林梅强忍着失声恸哭的冲动，傍晚驾车回家的路上终于哭了。故国故乡的往事恶梦一般纠缠着她，外祖父、外祖母、妈妈、弟弟，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外祖父和母亲惨死的情形多少年不敢想，这会儿无处躲藏似的置身在血淋淋的场面之中……

前不久林梅刚刚跟八十岁高龄的外祖母联络上，弟弟林正寄来了他跟外祖母的合影。

外祖母还活着，简直是奇迹。林正重新恭恭敬敬地称她为姐姐，也是奇迹。十多年来林梅生活工作在加州南湾，年复一年人事景物一成不变。望着照片上白发苍苍的外祖母以及照片背景上的冰箱、电视，林梅真有一种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她给外祖母回了信并汇去一笔钱，没有搭理林正，她无法忘记林正给家族带来的灾难。若不是他的背叛和出卖，母亲不会走上绝路的。

往事不堪回首，偏偏一股外力推动着她，叫她身不由己地穿过时间隧道回到往事中。

三天里林梅独自喝下了两瓶威士忌，渐渐地她发觉

在自己强烈而明确地抵触返回中国的意念下，掩藏着更深沉更强烈的意念——回去！同时斯蒂芬给她的机会与挑战对她充满了诱惑。这个表面上已经是古井无波的东方女人，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岩浆般的热情和生命力。林梅还是那个勇敢的倔强的林梅——十五岁游泳偷渡到香港的少女。

她带着浓妆也不能遮掩的一双红肿的眼睛见斯蒂芬，告诉他她愿意到中国去为公司开拓事业。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斯蒂芬充满感激之情地吻了吻林梅的脸颊。

从那一刻起林梅的情绪一直处在饱满而紧张的状态，像一个慨然出征的士兵，很是悲壮。

打点行装的时候，皮特·王出现了。夜里餐馆打烊驾车回家发现林梅家楼下起居室的灯还亮，和往常一样只要楼下还有灯他就停车进来看看。

“你要出远门？”

“是的，回中国。”

林梅平静地凝视着皮特·王，观察他的反应。

皮特·王似乎不相信，“台湾？”

“NO，北京。”

皮特一怔，“真的？”

“真的，为斯蒂芬开发中国大陆市场。”

“你疯了？！”

林梅笑了，她知道皮特会这样说。

皮特急得团团转，“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就出不

来!”

林梅沉默不语，她的秉性是一旦决定了什么刀山火海在所不辞，这一刻她的心已经开始了返回故乡的旅行。

“放弃这个念头，你不能铤而走险!”

林梅摇摇头，“别说了，皮特，你应该了解我的脾气，我需要动一动，应该动一动。十多年了，我像躲在壳里的蜗牛，原以为一生一世可以这样躲着藏着了此残生。不，这一生一世可能还很长，假使我活到六十岁，还有一半的路程哪!”

皮特坐下来，闷头想了想，“缓几天走，我把餐馆的事安排妥当陪你去……”

林梅望着他消瘦憔悴的面容，想着这十多年来他给予自己多少无私的不图报答的关怀与爱心，想着他的孤独与潦倒，她的心揪紧了。

“你放心吧，皮特大哥，这些天公司让我看了很多文件资料，时代已经变了特别是在大陆。不回去看看，我死也不瞑目……”

林梅哭了。

皮特连连叹气，“你答应我，先不要回老家，不要让人认出你来，小心谨慎没有坏处……”

第二天，皮特送来一箱旅行用品，从手纸、一次性餐具到袖珍型小电视，应有尽有。他驾车送林梅去机场，一路叮嘱再叮嘱。车窗外下着毛毛雨，乌云密布，皮特一脸严肃沉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林梅心里多少也有点慌乱，但她努力掩饰着不

让皮特看出来。

托运行李的时候皮特转过脸说：“你再考虑一下还来得及……”

林梅笑笑，“你了解我的。”

皮特又叹气。

验票进关后，皮特一次次把林梅叫出来反反复复叮嘱，最后一次林梅干脆佯装没有听见。拐弯的时候偷偷回眸瞄一眼，皮特焦虑万分的脸紧紧贴在玻璃墙上，她的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登机过程中，她想着与皮特间的关系，仍然是浑浑沌沌的理不清。这个男人仅仅大她不足十岁，却始终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父亲、老爷爷出现在她的生活中，林梅常常为自己不能报答他感到愧疚。

潮湿，晦暗的街头。

啼哭的婴儿。

饥渴痛苦的小脸。

妈妈说林家收养弃婴纯属偶然中的偶然。那天外祖父放心不下一个刚刚做了心脏手术的病人，清晨摸着黑步行赶往医院。经过一家油条铺突然听到婴儿惨烈的啼哭声，他感觉到婴儿在呼唤他，走开几步后又禁不住折回头，拨开围观的人不假思索地抱起地上的襁褓。人群中有人认出林医生就劝道：“这孩子穿的包的都这么讲究，一定不会是父母养不起把她丢了，肯定是八字有问题，别把什么克星灾星带回家……”外祖父抱着她心里只觉得是找到了自己家的孩子，而不是捡到一个弃婴。他将她抱回

家，对外祖母说：“这是我们的外孙女。”

妈妈向林梅揭开身世秘密的时候，外祖父刚刚惨死在造反派的棍棒之下，弟弟林正宣布脱离“反革命”家庭回到他的生父母——医院里的洗衣工家里。

窗外的月光是那样的明丽，明丽的月光下竟然会有那么惨烈的人间悲剧。

迎着月光妈妈的神色是平静的，“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你的生父母是什么人，你要是像小正那样脱离我们这个家庭我也放心了……”

妈妈说了很多话，一边说着一边为林梅整理衣服，林梅当时感觉到纳闷——为什么半夜三更起来整理衣服？

林梅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表现，那个夜晚她有许多话要说，她想告诉妈妈她会跟家里同甘共苦患难，即使生父母多么“革命”她也不会去认他们。可是她没有说，只是一味地哭，哭得昏天黑地，到凌晨迷迷糊糊睡去。一觉醒来妈妈不见了。第三天造反派在医院的停尸间发现了她。

妈妈的脸扭曲变形、发黑发紫，在地狱阴间般的停尸间里，林梅哭着叫着喊着，用脸颊贴着妈妈冰冷的脸颊……

想起妈妈，林梅的脸颊就发冷。

外祖母在广东舅舅家里，十四岁的林梅独自送走妈妈，变卖了家当上路到广东找外祖母。一直到她悄然离开舅舅家偷渡到香港，都没有告诉她老人家妈妈的死讯。

偶然的偶然——命运？

佛教说修行，今生今世修来生来世；基督教说考验。

只要心里有主、有仁慈的上帝就会化险为夷。

林梅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十多年在美国遇到多少传教布道的热心信徒，林梅也做过努力，但始终是灵魂没有归依的孤独者。任何一种过分的虔诚都会使她联想到造反派和红卫兵。这样的联想很荒诞，可她不能不这样联想。

那么，今生今世的磨难又为哪般？林梅一直无法解开自己的命运之谜。假如三十年前那个潮湿的清晨外祖父没有赶着去看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命运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情形？

思路又绕进了迷宫。

机舱里漫长的沉寂在东方的晨曦中苏醒了，空中小姐送饭送水，旅客纷纷到盥洗间刷牙洗脸。林梅站起来伸手取文件箱，她想温习一遍斯蒂芬准备的文件。

蓦然，她的目光落在机舱最后一排座位——一个男人睡眼惺忪地掀开身上的报纸、衣服、毛毯，慢慢地坐起来，似乎担心别人来分享他独占的四人排座，弯下腰将行李袋放到座位上。

是他？

是他！

林梅僵僵地站着，心脏却不能自抑地怦怦跳起来。

莫非又是一个偶然中的偶然？

## 二

林梅再也无心看什么文件，坐下来只觉得心跳声盖过了波音七四七马达轰鸣声。

总是在搬家的时候翻到旧日的照片，看一次哭一次，唯有在最后一次搬家——搬到库柏蒂诺高尚住宅区时，再看旧日的照片能够以平常心对待。

绿茵茵的草坪，童话般的白房子作为背景，一个梳着两条齐肩长小辫的少女，穿着当时中国大陆最普通的服装，白衫蓝裤和塑料凉鞋，站在照片中央，她土气古板可怜无助。

这是林梅到美国的第一张照片。一个地地道道的灰姑娘。

那草坪那房子就是机舱后面那个男子的家。他叫理查·李。

是理查的父亲李士斌为林梅申请了难民签证将她带到美国。当时李士斌正积极地参加湾区某小城市市长竞选。他领着林梅到处演讲——当然，很久以后林梅才发觉人类是不具有同情心的，所有的同情心之下都有着某种私欲——这个小难民是候选市长的“王牌”。

少女时代冒冒失失地闯进西方世界，卷入政治旋涡并不是林梅的本意。如果舅妈稍稍宽容一些林梅绝不至于在十二月寒夜跳水偷渡。舅妈没日没夜地吵，舅舅叹气抽烟，全是因为她这个小灾星的出现。跳进冰冷的海水那

一刻她以为自己百分之百的死定了。她懵懵懂懂地活下来，懵懵懂懂地到了美国。她一直把理查的父亲当作救星。

山坳边的夕阳像一盏红彤彤的大灯笼，林梅正在擦白房子的窗户。草坪上出现一个生龙活虎的英俊少年，扛着网球拍穿着一身运动装。林梅看呆了，这样的景色，这样的少年只应出现在古典浪漫小说里。

李家宠物黑利摇着尾巴正在草坪上撒着欢儿迎接小主人，悄无声息的白房子顿然显得有生气有活力了。透过玻璃窗，林梅看到亲密无间的一家人。她落下了自怜的眼泪。

没有人注意到窗台上的灰姑娘。天黑了，掌灯了，一家人带着黑利坐上餐桌，李士斌才想起窗户外面的大陆孤女。

初次与理查四目相视那一瞬间，敏感的林梅立刻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少爷眼里是多么渺小，多么无足轻重。

他只是用奇怪的目光打量一眼就低下头跟黑利玩耍。父亲严肃而深沉地说：“这是一位勇敢的大陆小姑娘，她在大陆受尽迫害、历经磨难……”他仍然嘻嘻哈哈地逗着黑利。父亲生气了吼一声：“理查！”理查一脸无辜地说：“爹地，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理查在柏克莱大学读法律系，节假日回家，他从来不注意家里的灰姑娘，更没有意识到灰姑娘正悄悄地爱着他。



那是圣诞节前夕，李家夫妇外出应酬，理查回来，照例逗了逗黑利然后坐在客厅楼梯口，他极少一本正经地坐在沙发上，楼梯口是他的“宝座”，穿过客厅和起居室的门洞，厨房一览无余——林梅在厨房忙碌。李士斌如愿以偿当了小市（其实是小镇）的市长，林梅便被“遗忘”在家中成了女佣。

林梅几次抬眼都撞见理查专注的目光，慌乱中打破一只碗。

“哦，当心！”理查跑进厨房抢着捡起碎碗片。

林梅手足无措地呆站着。

理查收拾罢转眼看到可怜巴巴的林梅，忽然想起什么，“你为什么不上学？你没上过学吗？”

“上学？”林梅的泪水夺眶而出，小学一连两次跳级，“文革”开始她十三岁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她一直是古城最优秀的学生，曾两次夺得数学竞赛冠军。她想当科学家、天文学家。她还是古城少年体育学校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外祖父曾期望她能成为世界冠军。

金光灿灿的前程葬送在一场恶梦之中。

“为什么？”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理查也爱满脸惊诧地问“why（为什么）”，“我不能理解，中国没有学校吗？”

“我读到初中二年级……”

“为什么不接着读呢？”

“我可以在美国读书吗？”

“为什么不可以？你需要去上语言学校补习英语，需要学会开车，如果你学习好政府会给你很高的奖学金